

C10 艺术



翁偶虹21岁时所绘的脸谱。



翁偶虹所写的程派名剧《锁麟囊》，程砚秋扮演薛湘灵。



《翁偶虹看戏六十年》
翁偶虹 著 / 张景山 编
学苑出版社
2012年7月
定价：68.00元

“京剧圣手”的六十年观戏史

□书评人 徐城北

捧读翁先生大作(《翁偶虹看戏六十年》),顿时心潮起伏。我1970年调入中国京剧院学习编剧时,他已被迫退休,每月从街道办事处拿工资了。他家住民族文化宫对面的一条胡同中(东太平街),是一所私人的独门独院,院子很小,但处处显示出他经营的功力与才华。他房屋



晚年的翁偶虹。

中养了花,喂了鸟,墙壁上挂了字画。他对我说:“我住这儿几十年了,最让我看重的是它的地理位置:离西单前门都很近,去东安市场也不远。我想看什么戏,晚上吃完晚饭拔腿就走,看完戏步行回家,一边走路一边想。回到家也不太晚,我让家里人睡下,自己则独坐静想当晚之戏:当晚最精彩的是谁?他究竟什么地方演得最好?剧本究竟哪里写得最出情……如果换我来写,我能有什么其他的招数?我从事文墨生涯,但一般不开夜车,通常写剧本也是先想通透了再动笔……什么叫‘想通透了’?无非就是把人物脉络理顺,让它自己重新从‘西单’或者‘前门’上车,让它一站站行进,最后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结束剧情……通常,自己写一个大戏,也不过三五天时间,最长也

不过一句。当然,事先考虑‘起点站’与‘终点站’的时间,比真拿笔的时间要多出几倍。”

翁先生前半生最骄傲的剧目,是给程砚秋写的《锁麟囊》,中年往后就是给《红灯记》编剧了。一辈子,一头一尾两出戏。翁记得自己是坐在程砚秋的书房中,是程砚秋首先拿出那个只有很短篇幅的“剧说”,翻到一处,指着一段文字,问可不可以由此生发出一段戏文。翁庆幸自己有急智,立刻应声答“可”,随即“一二三”地讲出几种发展方向……随后程砚秋看初稿,又指着最后一场,问能否采取“三让座”的舞台调度……最后,是自己回家的追忆写作,让程砚秋极大地满意了。是文人间的这种聪明与至诚,在大节上造就了《锁麟囊》。至于“春秋亭”中传唱的那些唱词,都属于“等而下之”的文采了。“当然也不错,但终究是小节”,翁自己这样认为。

说到《红灯记》,翁偶虹非常感念阿甲的投入。他是剧院的总导演,是延安来的人,但他很看重自己,每在排演场上对自己的唱词有改动,都叫担任场记的人跟自己打声招呼。对于新认识的江青,翁偶虹最初是不得不敬的。但真一起搞戏了,翁发现她京戏的认知不多,并且很多地方都是仅仅有那么一点,居然就处处居高临下,那么不可一世。据说,是她先把自己定性为“封建文人”,自己一想,就不和她理论了。如阿甲那样的老革命,因为要理论都被打成反革命了。自己还能做什么大事情呢?

不料,最后剧院里突然宣布让自己退休!还说这个结果是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。“人在矮檐下,怎敢不低头?”于是自己也就开始了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退休工资的“新生活”。等到

粉碎四人帮,本来皆大欢喜,但不久又赶上地震和毛主席逝世……终于,翁偶虹意识到:写回忆录则应该成为自己的最大的正事。自己的脑子没坏,于是他从此东太平街的私离开笔,向着东西南北辐射开去,不就是七八十年来看京剧活生生的历史吗?自己从十五二十的少年,就投入其中,其中的一点一滴,如果结合着大小戏园子里的点点滴滴,都是可成书的宝贵财富呀。

翁偶虹开笔了,他先写了《编剧五十年》,等出版时把书名改成《翁偶虹编剧生涯》,出版后影响很大,自己受到鼓舞,即委托学生编辑了这本《翁偶虹看戏六十年》,本来计划着还有早期的《演戏二十年》,这三本东西从梨园外到进入梨园的一个小民的角度,反映了京剧本身的文化变迁。翁偶虹想起自己在民族文化宫南面的那个小院,出出入入的都是翁姓人氏,做的都是与梨园多少相关的营生。往事多美好,往事堪追忆,东太平街既然可以辐射到北京城的东南西北,我翁偶虹也就能在辐射线上活跃不死!甚至还有可能复苏再造!

我当时是中国京剧院最年轻的编剧,翁先生则是最老与最权威的编剧。当时我还私下写着梅兰芳的书(即后来的《梅兰芳与二十世纪》),写到谭鑫培晚间从家里出发,从家里上骡车,经过前门大街去珠市口的第一剧场演戏。翁先生看了原稿,说“你在前门大街的描述还不够”,随后给我谈了那里的现状,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细节。翁对我说:“你写得很对路,让我也从文化上回忆起那个特定的年代。今后你就沿着这条道路,会有成功的一天的。回忆至此,我深念翁老的恩情,难怪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称颂他是“京剧圣手”呢。

接地气的古剧研究

□书评人 司南

上海师大教授翁敏华的《古剧民俗论》,我拿在手里,断断续续一星期读完了。此书虽然是学术著作,倒还可亲可敬,大概因为“戏剧”和“民俗”都离我们不远,研究起来,严谨尽管严谨,却不是那死板板、不接地气的样子,因此也还十分有趣。

“五四”以来,研究古典戏剧的学者不少,但是翁女士立足戏剧文艺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点,并参考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的资料、理论进行研究,可以说是独辟蹊径。说起“古剧”,似乎有些生僻,但由它们演变、改编而来的一系列昆曲、京剧或地方戏剧目,如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《西厢记》《秋胡戏妻》(即《桑园会》)《望江亭》《击鼓骂曹》等,对于今

人来说,应该也不算陌生。全书除序跋外,共计三十篇,是翁女士二十三年来相关主题论文的合集,都是对古剧中所体现的民俗进行研究,以我们外汉的眼光看来,大致可以分为市井百态、节日祭祀和民间心理三类,当然也有许多交叉。如讲某一朝代的酒俗、饮食习俗、行商叫卖等,这是属于市井百态的,以归纳现象为主,不一定向更古时追寻根源;假如涉及神鬼、梦境、节日,就有巫祝、信仰的成分相互混合,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习俗;而民间心理,当然会受到前二者的影响,同时又有它自己的特点,像分析《西厢记》《救风尘》和李逵戏的几篇论文,应该可以归到这一类。

“古剧”之“古”,不过是相对而言,放在当时,正是反映生活的第一手资料,因此对它们的研究,

以及从中得到的信息、成果,恰恰是非常鲜活,放在今天,不仅做学问的人要去探讨,对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也非常有意义。比如书中考证出宋代的饮食,还有魔合罗等工艺品,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古城的旅游景点进行复原,或许比到处千篇一律的批发小商品要有趣一些。正像传说王世襄先生到台湾一家饭店,发现那里陈设的家具尽是从他的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仿制而来。我们也可以多留这样的心,先了解过去,然后才会有创造力。而书中对于一些至今仍有的剧目的研究,对其中人物心理、情节来由的分析,也可以帮助今天的戏剧工作者理解剧目,塑造或(不过度)塑造人物,虽然不必“尽信书”,但向正统学术中汲取一些养分,拓宽一下思路,总是好的。比如翁女士对于

《西厢记》中人物形象的分析,不仅新颖,也非常有道理,很好地解释了张生、红娘等人物身上,既知书达礼,又有“流氓气质”的两面性,当能解答不少戏迷的疑惑。

蒋星煜先生的序中提到,翁女士出生于建国前后,求学路程并不顺利,但她有三大鲜明的特色:一是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;二是重视民间风俗习惯,甚至一般认为粗俗下流的语言;三是对于古典戏剧中女性角色的研究、分析,能够扩展到社会中多阶层的妇女。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有的。我自然没有能力、没有资格进行这样高屋建瓴的评价,但过去江湖有句话叫“万相归春”,这里“春”也有“趣味”的含义,所以谈到一本书,说它在学术之外同样“可读、有趣”,并向更多读者推荐,总是不会错的。



《古剧民俗论》
作者:翁敏华
上海古籍出版社
2012年5月
定价:48.00元